

# 合肥到六安不再遥远



党啊，今年是你100周岁生日，亦是你执政72周年。你领导中国各族人民，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而奋力拼搏。华夏大地云蒸霞蔚，虎啸龙吟，日新月异，人民幸福。自新中国成立以来，从每一个侧面，每一处小点观察，中国都已经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和无可比拟的巨大进步。

现在，就以我的亲身经历，谈一谈合肥到六安之间交通的巨变吧。

1956年暑期，我设在张老圩的肥西第一初级中学毕业，被保送到六安高中读高中。到六安读书，老天爷！当时在我家人的心目中，六安是个非常遥远的地方：它距合肥以官亭为中心，号称180里，步行得走好几天呢。那么远的路，一年只能回家一两趟，这可受苦了。可这没有法子啊！我的家乡虽然在合肥南郊，但当时属六安地区管辖。学校和老师说，要想享受保送待遇，就得得到六安读书，没得商量。唉，命运就是这般使我和六安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好，到六安读高中！听说六安产茶叶，大街小巷一定长满着绿茸茸的高大的茶树，多美啊！好，已是高中生了，自然要阔气一点，自然得坐汽车到遥远的六安去！

这年9月初的一天早晨6点钟，我从合肥汽车站第一次坐上长途客车，直奔六安。汽车在斗折蛇行、黄尘扑面的公路上踽踽独行，到中午才到达距合肥仅几十公里的官亭汽车站。在官亭吃过中饭，我们又登上车，继续西行，大约下午5点钟，终于到达六安汽车站，位于今天九墩塘畔的皖西大厦处。

我第一次由合肥到六安，乘坐客车，除去吃中饭的时间，足足用了10个小时——这给我的印象特别强烈。直到如今，我还常常想着这件事：从合肥到六安，客车怎么会跑10个小时呢？这似乎是在做梦。

当我翻开六安的有关史志并采访了交通部门一些知情同志时，这才明白——

六合公路全长约80公里，解放初期这条公路已残破不堪，路面净宽仅3米；全线20座桥梁，木架桥占百分之七十六；在我的印象中，弯道不会少于200处。汽车通行能力很低，由六安开往合肥，一个单程得花10个小时之久。对此，民谣形容说：“一去二三里，抛锚四五回；上下六七次，八九十人推”。

六安的汽车运输始于民国十八年(1929)，至解放前夕，六安仅有3辆汽车。新中国建立初期，六安成立了汽车运输公司，汽车发展到6辆，几乎都

是外国产品，总动力不过18吨位。

再查资料发现，我还是个幸运者呢。原来在1952年大别山开始兴建水库，淮委和省交通厅联合投资，对六安公路进行全面修整。将合肥大蜀山到六安的六合公路进行全面修整。将合肥大蜀山到六安的77公里路面，加宽到5.5米。1956年，我还是在加宽后的路面上乘车的呢。

从1959年至今，我除了在合肥上了4年大学处，一直在六安盘桓、落户、安家。六安是我的第二故乡。由于经常往返于六安、合肥之间，对六合公路的建设，我更加关注。

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，六合公路给我突出印象是营运车辆少。记得有两次，我娶媳妇将娘家过春节，乘的是蒙顶大货车，人货同载，没有座位，大人还可以抓住顶上铁杆站立，小孩则可怜了，只能紧抱父母的大腿，随着车行摇晃，“摇摇摆摆，摇到外婆桥”，一身汗、一身灰地荣归故里。那时个人也穷，川资匮乏，我有两次是由六安步行回合肥老家的，由肥西金桥之后转向南，经肥西西部山区的南分路、聚星街、隆兴集、周新街、烧脉岗、上派河，转而向东走7.5公里，就可回到我亲爱的故乡三十庵了。以上这些苦楚还好说，最可怕的是担心有生命之虞。

最惊险的一次，是1967年我回老家过春节，高兴兴地携带两只风干的羊上车，本来座位在车门旁边靠右的一排，可是座位已被人坐占了，我没同他争座位，又加携带着重物，干脆跑到最后一排坐下了。适逢“文革”时期，车站管理混乱。车子在大院里停着有一个多小时，才见司机上车。我目睹司机将车门一关，然后开车一打顿，“轰”！汽车门旁突然爆炸起火。司机倒还机灵，迅速跳车逃走。客车里浓烟滚滚，瞬间淹没一切，几十人在烟雾中互相推搡，事后我发现座位靠前的粗大钢筋，都被人扭得象麻花儿。接着，汽车窗户玻璃被人用拳头砸碎了，哗，哗，一个个乘客争相扑下车，当然大都被摔伤了。我也即刻逃走，可是一位老兄骑在我的脖子上，我脖子一提，把他顶到车顶。这样一来就象歇后语所说的，“鹭鸶捏住乌龟腿——飞不掉了也爬不了你”。两人竟相撑着，一直到车里所有人都逃走了，一直到车厢里烟雾被风吹散，那位老兄才不好意思地从我脖子上跨下腿来。事后人们发现，原来是一个旅客贩运装满上海产的两大旅行包小孩玩的“火炮”，他就坐在火炮上。好，他的裤裆全被炸烂，肉被炸飞，露出白骨。最惨的是，他的一副脸皮被炸得拖到下巴颏下，幽幽摆动。只见他摊着双手，向众人哭诉道：“我该怎么办啦？怎么办啦？”50多年过去了，我偶尔还会想到：那位旅客是否能否幸运活下来？整整一车旅客，大都都被送医院了。剩下我们十几个手脚齐全的，车站派一帮中

型车子，将我们送到合肥。我的头发稍子全部被烤焦，有人还以为我是用火钳烫发所造成的呢。

就是在如此这般的艰难情境下，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，还是心中装着人民、处处想到群众，不断地改善、改变着六合公路的面貌。

1964年，六合公路动工改成渣油路面，1965年9月竣工。油面宽达5.5米，成为安徽省的第一条黑色路面。

1970年，重修六合公路，油面加宽到6米。

1975年11月，六合公路进行大

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六安汽车。 郑会程 摄

规模改建。从大蜀山到六安的

路全部废除，重新测定路线，除几个弯道外，一律走直线。该工程1978年竣工，路面达20米，油路面净宽9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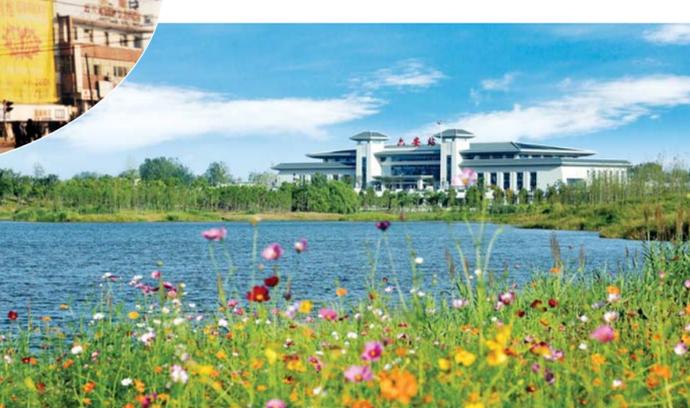
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，六合公路彻底变了样，采用新工艺、新技术铺筑水泥路面，建成一级汽车专用线，净宽32米，分4个车道，外加两个慢车道。此项工程的完成，是作为建国50周年的献礼工程。

六合公路啊，你好！我初踏你的身躯时，还是一个刚刚懂事的青年，而今我已年逾八旬。人的生命衰亡不可抗拒，而你在中国共产党的开拓、护持之下，却随着时光的流逝，越为越年轻、越来越美丽。

如今，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，中国已发生了数千年来从来没有的翻天覆地的辉煌巨变。以交通而论，六安已成为全国著名的纵横南北东西的铁路枢纽城市；乘飞机嘛，合肥新桥国际机场，几乎就在六安群众的家门口；而公路交通呢，六安已有东西南北四个汽车站，高速公路、高等级公路辐射向四方，公共汽车通向农村的每一个角落，花一元钱就可以走遍城乡。而我亲爱的六合公路啊，你已化作312国道的一部分，目前六安市已



2007年11月28日，合肥至六安至叶集高速公路正式建成通车，合肥到六安的行程距离拉近至56公里。 朱江 摄



环境优美的六安火车站。 邹俊 摄

## 奋斗百年路 再创新辉煌 红色记忆

## 红土地

本栏责任编辑：徐缓



本报记者 陈力 摄

## 白露谷米白如银

李成林

有个十天、半个月的响晴天，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。农民可以利用这段晴好天气，收割、捆稻、挑把子、打场、晒粮，然后进仓。当然，这些都是良好愿望，想整个收获季节没有阴雨天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所以，才要堆“把堆子”，把晒干的稻把子堆好、盖严实，有了响晴天才打场晒粮。

那个时候，收音机是农民最亲密的朋友，虽然不能家家都有，但一个生产队也会有一两台，而天气预报就是必听的节目。不过，长期的农业生产，年纪稍长的人，会观察天气，预报阴雨。“朝霞不出门，晚霞行千里”“云行东，一阵风；云行北，一阵黑；云行西，雨凄凄；云行南，大雨涨起船”等。记得我刚从学校回到乡下时，笔记本上就抄写了很多看天农谚，那段时间，我甚至

迷恋上“看天”，常常为自己的准确预报而沾沾自喜。

“（农历）八月露水洒死鸡”，说明白露时节，晚上的露水也很多。头一天晒干的稻铺子，第二天早上，上面是湿漉漉的，仿佛下过了一场小雨。但这个露水不但对生长着的农作物有利，对已经收割的稻穗和脱粒过的稻草也有好处。因为，被露水打湿过的稻草，晒干后老牛更喜欢吃。

“白露秋分夜，一夜冷一夜。”收获时节，遇到阴雨天，只要温度不高，淋湿的稻谷也不会出芽，就像老人们说的，老天爷淋，老天爷晒。倒也把农民豁达的心胸表现得一览无余。看着黄橙橙的稻谷，仿佛白如银的大米展现在人们的面前，给农人带来的不光是丰收的喜悦，也有幸福和满足。

随着社会的进步，手工割稻、打场的情景已成为历史，现在的联合收割机，割稻、脱粒一次性完成，农民们再也不用看着老天爷的脸色吃饭，真正实现了白露谷米白如银的美好愿望。

或是说个“重要通知”什么的来显摆摆。

收秋以后，是农村人看电影最集中的时段。每逢放映，通常是天还没黑，银幕前就挤满了小孩和老人。很多长者从家里自备马凳儿、长板凳，有的人干脆从场边周边随手捡个土坯、烂砖、树根，或者石头之类的东西来做垫，席地而坐。年轻的男女老幼们可能会换件新衣服，乐滋滋、笑呵呵地聚在一起。老头儿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，老妇人们嘛嘛溜溜地纳着鞋底，耐心地等待着日落开场。孩子们追逐着，欢呼着，跳跃着，嬉戏在幕前幕后，顺着瓜子摊儿、甘蔗堆儿、货郎挑子，左三圈右三圈地溜来溜去，急得直喘口水。

当放映员开始用绳子拉动发电机引擎的瞬间，那声音是最诱人的，一声声闷响夹杂着浓烈的汽油味儿，足以引爆全场。一旦银幕前的电灯泡开始闪亮，就会引来全场观众的喝彩声。大人小孩，立马各就各位，秩序井然。

会看的看门道，不会看的看热闹。我和我的发小们就属于看热闹的人群。那时，我们年纪都还小，瞌睡也比较大，通常是一场电影看半拉就开始打盹了。电影闭幕时，我们才会被嘈杂声惊醒，慌慌张张地追寻着本村庄的大人们，开始听他们谈论当晚电影的故事情节。

第二天，银幕上的故事又在校园里继续发酵，而我只能说述着一些幕后的花絮。

“白露天气晴，谷米白如银。”白露时节，天气由热转凉，农作物经过春天的播种、夏天的生长，有了秋天的成熟，我国大部分地区，开始进入秋收大忙时节。晴好的天气，有利于秋收，是农民最开心的事情。

我国的农业生产，与24节气密切相关，农民安排农事，节气就是最好的老师。比如：“清明稻插，谷雨下秧”，“秋分早，霜降迟，寒露种麦正当时”“寒露麦，霜降豆”等等。这些都是几千年来，农民种植庄稼的经验总结。

七八十年代，这个时节是最忙的。水稻成熟了，首先要“做稻场”，先松土，后撑平，再碾压，做好稻场，等着新粮登场。那个时候，全部是人工割稻、挑稻，所以，水稻收割后，要晒“铺子”，不然，鲜活的稻草秆不但沉重挑不动，湿气还会烧坏成熟的稻谷。晒“铺子”，就要有好天气。收割季节，如果能

等。这些都是几千年来，农民种植庄稼的经验总结。

七八十年代，这个时节是最忙的。水稻成熟了，首先要“做稻场”，先松土，后撑平，再碾压，做好稻场，等着新粮登场。那个时候，全部是人工割稻、挑稻，所以，水稻收割后，要晒“铺子”，不然，鲜活的稻草秆不但沉重挑不动，湿气还会烧坏成熟的稻谷。晒“铺子”，就要有好天气。收割季节，如果能

那个时候，收音机是农民最亲密的朋友，虽然不能家家都有，但一个生产队也会有一两台，而天气预报就是必听的节目。不过，长期的农业生产，年纪稍长的人，会观察天气，预报阴雨。“朝霞不出门，晚霞行千里”“云行东，一阵风；云行北，一阵黑；云行西，雨凄凄；云行南，大雨涨起船”等。记得我刚从学校回到乡下时，笔记本上就抄写了很多看天农谚，那段时间，我甚至

迷恋上“看天”，常常为自己的准确预报而沾沾自喜。

“（农历）八月露水洒死鸡”，说明白露时节，晚上的露水也很多。头一天晒干的稻铺子，第二天早上，上面是湿漉漉的，仿佛下过了一场小雨。但这个露水不但对生长着的农作物有利，对已经收割的稻穗和脱粒过的稻草也有好处。因为，被露水打湿过的稻草，晒干后老牛更喜欢吃。

“白露秋分夜，一夜冷一夜。”收获时节，遇到阴雨天，只要温度不高，淋湿的稻谷也不会出芽，就像老人们说的，老天爷淋，老天爷晒。倒也把农民豁达的心胸表现得一览无余。看着黄橙橙的稻谷，仿佛白如银的大米展现在人们的面前，给农人带来的不光是丰收的喜悦，也有幸福和满足。

随着社会的进步，手工割稻、打场的情景已成为历史，现在的联合收割机，割稻、脱粒一次性完成，农民们再也不用看着老天爷的脸色吃饭，真正实现了白露谷米白如银的美好愿望。

## 童年的电影

史云喜

第一次看电影，印象是在1974年夏日的的一个晚上。那时我正在村小学读一年级。下午课间时分，听到一位大队干部子弟透露说，晚上公社电影队要到我们学校来放电影，我十分惊喜，跟踪打听了一番，心里顿时乐开了花。同班的孩子们大多和我一样，没看过电影，知道这个消息后，个个激情飞扬，奔走相告。最后一堂课，大家都是心猿意马，根本听不进去老师在讲些什么。

放学铃声一响，没等到老师收拾好课本离开讲台，同学们就一窝蜂似的涌出了教室。此时，雪白的银幕已高挂在操场旁边的两棵老榆树之间。我跑过去，先掂起脚尖伸手摸了摸银幕的边框，然后又前前后后看了几遍，也顾不得打听当晚将要上映的电影名字，就急匆匆地转身往家的方向奔去。

回到家里，第一件事就是想放电影的喜悦告诉家人和左邻右舍，好让大家把手头的农活都放一放，和我一样把看电影当成头等大事。可是，我失望了，那一刻，我的父母和哥哥们还在田间劳动，厨房里的两口大铁锅还是凉的。村庄那几个顽皮的孩子们刚放下书包，有的拿了一块凉馍馍，有的摸出一块中午吃剩的锅巴，就开始东家串到西家约人一起去抢占位置。此时此刻，我也沉不住气了，冒着被父母打骂的风险，放弃了晚饭，和这些小伙伴们一起，空着肚子飞奔向电影场。

那晚，上映的电影名字好像叫着“南斯拉夫桥”，故事情节我也记不清了，就知道是一部外国战争影片。当时我也看不懂，只看那场面打得热火朝天。当银幕上出现一队身着军装的军人疾步走进军营，围坐在一起，神态严肃地讨论着问题时，我感觉他们是这样的英俊，那样的威武，羡慕得五体投地。在这种情景下，幼小的我，心里就像翻滚的浪花一样，开始荡漾起来！当时，我很想偷偷走进军营近距离接触他们。于是，我拉着同伴的手，从人堆里钻出去，从银幕后面来回转了几圈，也没能找到走进军营的“突破口”，心里自然十分失落。

那年月，在农村盼一场电影比盼过年还难。记得那时，距离我家十多公里的孟集区公所有一家公影院。月把半月才能放一场“售票”电影，观众多是些干部子女和街上的孩子。大队里一年半载地轮一场免费电影，有时放半场，遇到刮风下雨，就撤场了，或者发电机出了故障。想顺顺当地看完一部电影，也是一种奢望。

农村的露天电影场很简陋，要么寻找两棵间距合适的树，要么就是在一块空地里，埋上两根柱子，再把银幕四角的孔里各拴上一根绳子，往柱子上一缠，这样一个临时的露天影院就形成了。有时，太阳老高，放映员为了到大队蹭晚饭，会提前把银幕挂上，放几首红歌，人就遛到大队干部家吃晚饭去了。大队干部们接待放映员也很热情，酒菜一般都是公家派人准备的。

放露天电影，在当年也算是比较高端的宣传平台了，大队干部们都重视，每逢放映，总想利用高音喇叭说上几句话，

## 饭桌时光

丁文新

常常地，在或晴或雨的时分，在或方或圆的饭桌上，没有山珍海味，也没有金杯玉盏，三两副碗筷，几句不着边际的言语，却总能令人在平淡无奇中心生温暖，点点滴滴，丝丝缕缕，缠绕在饭前饭后的每分每秒。

双休日除非真的很忙，要不我总找不出不回父母身边小聚的理由。像此时此刻，天已渐凉，心境恬淡，又无甚大事要冲锋陷阵，从自己的小窝一路迎着秋阳慈爱的目光，踏进我心心深植且无所顾忌的老地方。其实，在周五，父亲见到我就有了试探的口气，担心我不能按时赴约，所以，当我迈进厨房，母亲已抖抖索索地开始操作了。我虽手艺可言，但为母亲洗洗菜添添柴还是不在话下。可母亲总把我撇在一边，慢腾腾地切菜，泼泼撒撒地添加油盐酱醋。站在这个比我矮出许多今生再也挺不起腰板的老人身后，我多想她就是我的孩子，我可以抱抱她，可以让她返老还童，让她永远年轻和健康。可就像这道饭一样，她却不给我任何机会，默默地，母亲总是一个强者的姿态，在磕磕绊绊中为我遮挡油烟，抵挡世间的风雨。这样的饭局，有谁不想彻底地放下一切？

母亲真的丢三拉四了，红烧肉有时寡淡无味，青绿的菜叶不时有些焦糊，但和父亲的二两小酒一样，依然是这方八仙桌上最丰盛的美味。许是今年的秋来得太迟，还是父母的心情大好，两口酒之后，我身体发热，不得不脱下身上的外套，一如她下屋外所有的纷扰。

席间的话题总是千篇一律，但每次我都是新入学的孩子，作欣喜状聆听。现在的父亲母亲更像是谆谆善诱的老师：工作要踏实，酒不能多喝，晚上不能太迟回家，小家庭的家务事要做一做。曾经视作聒噪的这些教导，如今听来如同天籁、人间宝典，环顾左右，有几个人能切实关心你的身体，有多少人能真正为你付出，有多少人能设身处地为你着想，要你健康，要你幸福，但不强求你的大富大贵。兄弟两个至今未能功名显赫、金银万栋，但妻贤子慧，生活安然。父亲常说，你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，把孩子培养好，我一个月几个钱管我们老夫妻俩够了。

年轻时，父亲母亲也曾盟誓相向，小酒中间，父亲还是老样子地嫌菜的咸淡、嫌母亲 嗦，但脸上始终是浅浅的笑，母亲要么回上一两句，要么充耳不闻，但不再有怨气需要向儿女们倾诉。小儿始终是节假日里的尾巴，饭桌上有了他更是热闹，学校的事对于成人来说，已是黄花。但他的闸门总是关不上，同学之间的趣事，某某老师的遭遇，说起来没完没了，还不许我们插话。爷爷总是逗他，弄得席间如同情景剧，嘻笑声常常让门外看热闹的脸蛋儿也开怀起来，在一棵棵挺拔的水杉下，抖落了一地的欢笑和美满。

参加的饭局有不少，有小心谨慎的，有如履薄冰的，有硬着头皮的，有挣扎拼命的，当然也有把酒言欢、推心置腹的，如三两好友的聚会，知心知己的坦诚，一见如故的举杯，因为设有压力，无需设防，而让人如沐春风、回味无穷。像父亲母亲的这张饭桌，坚实的木质，红漆的桌面，擦不干的油渍，却让红尘烦恼如鹤羽，功名利禄贱若蝼蚁，暖暖的，醇醇的，成为世间最厚重的永恒。

如今，父母离开已久，岳父岳母坐在了这方餐桌的上首，虽然换了地盘，换了几张桌椅，儿子的归来已是游子的身份，但两杯小酒、几缕闲话不变，欢声笑语不变，浓浓的爱意不变，温暖的气息萦绕始终，在屋檐下绵绵如缕。

## 夕阳佳苑

本栏责任编辑：徐缓